

之協定。根據該項協定，凡願出境者可在協定簽字後兩個半月內依照協定所規定之手續，實行離境。至於拉特維亞及愛沙尼亞之移民協定，亦由蘇政府代表團主席包卡萊夫及德政府代表團主席彭斯拉簽訂。立陶宛移民協定則由蘇政府代表團主席波斯第耶夫及德代表納爾特基所簽訂。同時與移民有關之雙方產業權利問題，

亦在莫斯科簽訂，簽字代表蘇方爲蘇聯人民委會副主席維許斯基，德代表爲史諾萊博士。」蘇德成立此三種協定後，二國間關係自更友好，過去所傳德蘇行將破臉之說已不攻自破。但如因此而謂德蘇將作進一步之接合，則又與事實不符，蘇聯對於歐戰，因純然站在自衛的立場上，採取中立政策也。

新四軍遣散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襲擊友軍，乃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緊急處置，繩以軍法，將該軍全部解散編遣。該軍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正嚴緝中。茲錄軍事委員會通令及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談話如次：

(一) 軍委會通電

【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刪（十五日）亥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打破抗日陣線，陰謀不軌，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涇縣潛向南移，竟於四日膽敢明白進攻我抗日軍隊陣地，危害民族，爲日作僥幸，心病狂莫此爲甚。我前方被襲各部隊，對此不測之叛變者，不忍痛反擊，不僅前線各軍之將士無以自衛，而且整個抗戰之國策亦必被其破壞，無餘瞻念。前途痛憤無已，職爲應付急務，伸張綱紀，不得不爲緊急處置。關於該軍叛變全部陰謀，業於昨日將拿獲該軍參謀處長之供詞，電陳鈞旨。茲已將該新編第四軍全部解散編遣完畢。該軍軍長葉挺於當日就地擒獲，該軍副軍長項英潛逃，正在筋部嚴辦歸案。所幸置新四軍叛變經過，理合先行呈報，敬候鈞核示遵等語。據此，該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逆跡昭彰，若不嚴行懲處，

何以完成國民革命軍抗戰之使命？着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即予撤銷，該軍軍長葉挺着即革職，交軍法審判，依法懲治。副軍長項英，即通令各軍嚴歸案訊辦，藉伸軍紀，而利抗戰，特此通令。】

(二) 軍委會發言人談話

記者以江南新編第四軍抗命謀叛，並襲擊友軍，致受軍紀上之制裁，特趨軍事委員會探詢真相，承該會發言人發表談話如下：此次動作，完全爲整飭軍紀問題。新編第四軍之遭受處分，爲其違反軍紀，不遵調遣，且襲擊前方抗戰各部隊，實行叛變之結果。緣中央爲調整軍團部署起見，會於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軍全部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並指定繁昌、銅陵一帶爲其北移路線。詎該軍並不遵照命令行動，又復藉端要索，希圖延宕，顧長官爲維持軍令尊嚴，再令該軍還由原地北渡，知該師於本月一日到達涇縣，遂於四日晚全軍潛赴茂林（涇縣南約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該師襲擊。該師

丹陽、句容、郎溪、溧陽五縣擴充細胞，以待全部到達後，展開反抗，並併吞第二游擊區內之抗戰國軍，再演蘇北黃橋之局勢，以便向太湖浙西擴展。（三）爲要挾開拔費及彈藥之外，圓旬容、郎溪、溧陽等縣擴充東南政治分局，加強機關，期於短期內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區，建立根據地。（二）先以政工人員幹部官佐武裝士兵陸續開赴蘇南，在金壇

君珠

散所有拿獲該軍長葉挺等，現已交軍法審訊，該軍番號業經明令撤銷。此該軍違反軍令，卒被制裁之經過也。此次新四軍違令叛變，非出偶然，而實本於該軍一貫之陰謀。據顧長官之亥電轉報，拿獲該新四軍參謀處處長趙凌波之供詞，即可明瞭其真相。該項供詞如下：（一）葉挺等自奉命令，但如因此而謂德蘇將作進一步之接合，則又與事實不符，蘇聯對於歐戰，因純然站在自衛的立場上，採取中立政策也。

蘇德成立此三種協定後，二國間關係自更友好，過去所傳德蘇行將破臉之說已不攻自破。但如因此而謂德蘇將作進一步之接合，則又與事實不符，蘇聯對於歐戰，因純然站在自衛的立場上，採取中立政策也。

（二）葉挺等自奉命令，但如因此而謂德蘇將作進一步之接合，則又與事實不符，蘇聯對於歐戰，因純然站在自衛的立場上，採取中立政策也。

118770

新四軍事件發生以後，頗引起各方之重視。中國共產黨重要領袖兼駐渝代表周恩來於一月十八日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撰文稱共黨仍願維持民族統一陣線，抵抗日本之侵略，並將盡力阻止內部之再生磨擦。關於輿論方面，重慶一月二十一日大公報社評最足以代表絕大多數人民公意，今轉錄如左：

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車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繩云云。這一件事，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戰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泰連部，攻陷如皋、古溪、蔣壩等地，又陷泰興黃橋及泰縣之蔣壩、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嚴令制止，仍惶不遑，令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開始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據去該軍十三師長孫啓人旅長苗瑞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陸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尙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只限令該軍調防黃河以北，以避免衝突。這種處置，在中央可謂已極寬大，忽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免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爲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展延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指定的路線上，曾有該軍的轄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軍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

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

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爲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我們只能就此事件一洗純國民的感想。

我們熟察現代國家的建國原則，並深思我們中國的苦痛經驗，而確切認定建立國軍的重慶。國家的建軍原則，必須是單一的。組織是一個軍令是一個，而意旨更必須是二個。一個軍隊不容有紛歧的組織，不容有多系的軍令，絕對不容有兩個意旨，否則那軍隊就絕對不能作戰，尤其不能對外作戰。這原則是天經地義的，我們在以往不能做到，乃是我們國家的最大痛苦。我們自民元建國以來，國家常處在分裂的狀態，政治對立，軍隊分歧，內戰不休，國家在那種狀態之下，所謂民族自衛權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國以來，我們遭受了多少外侮，我們為什麼不能發動自衛權？就因我們沒有統一的國軍，沒有中心的武力。這狀態，直到黃埔建軍，國家纔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經蔣委員長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上，國家有了統一的雛形，而經十七年全國統一之後，國家的統帥權實質仍未建立，國家仍陷於內戰深淵。那時，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自稱蘇維埃共和國，在福建更有一個所謂人民政府，國家有四分五裂之勢，怎麼還能抵抗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侵略？我們遭逢那樣嚴重的外患，而國家仍在演着四分五裂的內戰，真是危險萬分。

國家之幸，是蔣委員長所領導的這一派，中心武力，經過艱辛的洗鍊，至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暫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

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幾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纔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的資格，這樣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決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擁護統一，反對分裂，是全體國民的良心。這是我們抗戰建國的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尤其在這大敵當前，強敵日削，勝利接近之時，我們全體國民必然吐棄一切蔽於黨見而貽害國家的行為！

本報在今年元旦獻辭中曾經說過：「國家政治問題需要法律論與政治論並重，不可偏倚。」就法律論，軍令系統絕對不容破壞，軍紀必須整肅；就政治論，則必須保持公道與相安兩個要素。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時的表現，極合乎國家民族利益之目的，我們敢信中共現時必仍然信守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則。在信守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則之下，任何黨派的政治主張，或因求治之急而近於激，非但可諒，亦且可敬。政府惟有努力於政治效能的增進，以贊足國人之望。國民黨尤其要貫徹孫先生天下爲公的偉訓，努力造成清明公道的政治。就政治觀點以論新四軍事件，這部分軍隊原質本有微異，而且是抗戰發動後纔加入國軍的戰鬪序列的，我們雖不必請求政府對之另眼看待，卻極希望統帥部之慎重處理，於整肅軍紀之外，不可偶或廢入感情的成分。我們懇切希望葉挺氏個人能邀得寬大的處分，更急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處理此問題，勿使有節外的牽連與蔓延！

日本議會重開

日本七十六屆議會，已於一月二十一日重行開幕。貴族院於上午十時六分開會，先由首相近衛演說施政方針，繼則松岡外相演說外交政策，東條陸相及川海相報告一般戰況。嗣後因政府之要求開秘密會，由近衛東條及川等率直說

明時局真相，約達一小時半，要請協力應付重大時局。下午一時散會。衆議院於下午一時開會，此爲「新體制」下所謂無黨無派翼贊體制最初次之議會。議席則改變從前黨派別形式，定爲地方法別形式，開會後，由各大臣發表演說及報告施